

(第 一 期)

政协仪陇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

朱 德 同 志 的 少 年 时 代

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是在他的家乡——四川仪陇县马鞍乡度过整个少年时代的。

那时，清王朝临近末日，政治腐败，经济不振，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这段时期，侵略过我国，欺侮我国，而且加紧瓜分，划定势力范围，使我国逐渐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内的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更是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民，干旱水涝又连年不断发生，在这样的年代里，朱德委员长的一家和其他农家一样，深受严重的压榨，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朱德委员长就在这样一个旧中国典型的佃农家里，度过他的少年时代。

琳 瑯 山 下 的 庄 稼 户

从仪陇县城出发，东南向走三十六公里，有一个翠山环抱的马鞍山，它的腹下就是马鞍场。马鞍场镇是个仅四百来户的小镇，它以盛

产花生和黑瓜子而著称于川北一带，它又是一个森林茂密的深丘陵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说的是：曾有几匹天马路过这儿，见这一带民贫土瘦，便把他们的铃铛放在山间，那金黄色的铃铛就变成落花生，鎗花的铃铛就变成黑瓜子，因此，这儿就有了它自己的土特产。

在马鞍的西北面，有一座突起的山峰，恰有五角，草茂林密，坡陡石峭，苍松大柏，彼彼皆是，这就是琳瑯山。琳瑯山顶有一小块平坝，坝中亭立着一块《琳瑯寨记》的石碑，碑文中说：“琳瑯古寨也。……山高而秀，林参尽天……”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通向寨门，门上有付石刻对联：“天外云峰新壁垒，山颠武曲化干戈”。这是在封建主义年月里，农民羣众揭竿而起，地主阶级扎寨以抗的遗迹。在琳瑯寨门前，还有几大堆直径都在一公尺以上的圆形石头，所以这座山俗名又叫铃铛山。

在琳瑯山的西麓，就是朱德委员长诞生的李家湾仓房（今琳瑯大队第四生产队），东麓就是朱德委员长少年时居住过十三年的大湾旧居（今琳瑯大队第一生产队）。仓房的左上侧就是地主子弟的私塾——有名的“丁家花园”。仓房与大湾之间的山腰上，就是农民子弟的私塾，叫药舖榧学堂。朱德委员长少年时代的读书、劳动、游泳和玩耍都没有离开琳瑯山的怀抱。

朱德委员长的生父朱世林一九二五年的墓碑文中说：“朱氏籍起粤东，支分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务农，数传而至于公。……（公）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一兄两弟，克尽

友恭。配夫人钟氏，和如琴瑟，生六男，育二女，皆无偏私。初，公以生齿繁多，而家计日蹙，乃以先王父钱百缗，另佃躬耕，以供抚育。……三男珍虽过继于伯兄，其求学各费皆公资助。……”朱家自广东韶关迁居川北后，在这里已经居住八代人了。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日辰时）朱德委员长诞生在李家湾仓房内。这个仓房仅有十三点六平方米，四面无窗，矮小阴暗，夏天特别酷热，本是地主装藏粮食的仓房。因为人口繁多，又居人簷下，凡可放榻的地方便挤住下来，朱世林夫妇和子女们那时已经六口，便不得不挤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

当时，朱家共有十四口人，佃租着四间房和八十挑（相当于二十亩）田地，是六十多岁的老祖父朱邦俊当家，就是佃耕租居于丁姓地主的这般庄稼也是典当了四挑老土田地才种成的呵。祖母是全家的家务主持者。她每天第一个早起，每年又是第一个计划着全家的生活，收进拿出，件件般般都是老祖母操劳。全家人每天都是起早睡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着，还是不得温饱，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朱德委员长的生母钟老夫人，是个个子高大，性情直爽，对人和气的劳动能手，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她对长幼，叔伯、妯娌，都很和睦，在劳动上，家务上，都是任劳任怨。她从田里收工回来，除了经管孩子外，还得做饭，洗衣，喂猪，养蚕纺线，直到深夜。一架有八十公分高的木质灯台，柱上锯有十几个梯坎，依着梯坎灯盘便可按纺线人的多少上下移动。这架省事省油的特别灯台，伴着母亲熬过了多

少个夜晚啊。尊老惜贫是母亲的又一个特点。她同情别人的苦难，总是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尽管她家已够贫穷了，而当她知道“谁的手遭磨子压着了”，她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周济比她更穷困的人，所以颇受乡里的称赞。母亲的这些优良品德对朱委员长是有很大影响的，直到一九四四年朱总司令还这样回忆的写道：“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着深刻的印象。”（见摘自《母亲的回忆》）

除 夕 之 夜

朱委员长诞生时，他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在两岁时便继养给伯父世连为子，伯母刘老夫人没有生育过，对他十分钟爱，便按朱姓字派谱，给他取名为：“代珍”。

一八九五年初，朱委员长八岁时，家里碰到一次悲惨遭遇。那年的除夕之夜，天空降着鹅毛大雪，大地一片冷冷浸浸。琳琅山风雪交加，积雪盛尺，成荫的树子、竹子被时时垮下来的雪块打得折了尖，断了枝，野草小道早已复盖上厚厚的雪花，寨门前悬岩上的冰棒都一排排挂起来了，农家的几点灯火，象小星星一样落在深沟里。冷啊，这儿象似一个冷酷的世界。夜啊，除夕的夜，在受压榨的农家里是那么静悄悄的溜走，苦涩的袭击着人们。朱代珍全家守着除夕，在一间土屋里烧着格兜火。火在熊熊的燃烧，吐着耀眼的光焰，人们的心里多么想透过火苗，看见一丝光明，看着天亮的曙光。年老的当家人瞥一眼面前的子子孙孙，心头涌起一串平安的祝福。他说：“我们老的

老了一岁了，小的大了一岁了，只望明年人丁清顺，六畜兴旺……”

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哪能由穷人们想。朱家佃种的丁姓地主的田地。丁姓是独霸这一方的豪绅。记得有一年，丁家一次就买进两百多挑（相当于五十多亩）田地。卖方也是个破落无赖，双方便各显神通。明争暗斗起来：一想先得钱赖交地，一想先得地赖交钱。丁财主便心生一计，请清王朝的仪陇知县一道踩界。那时，这个丁财主头顶洒金描花漆盘，盘内暗放白银，银上再披一丈二尺长的红绶，远迎在十里之外。知县见此盛情，眉飞色舞，谈笑如故，携手而行。卖方见到如此排场，有“贵人”为友，只好缩手缩脚，丁财主便顺利的踩了界，收了契。象这样的豪横财主，在这一方真是蹬蹬脚地皮动，哼哼声山谷响。何况在这年春上，因老祖父在药龛樵朱姓祠堂边，栽了一窝竹子，丁家硬说栽过了界，闹得吃茶打官司，丁家将这事记在心上，把租谷押金一加再加，这年又遭干旱，朱家哪里完缴得起！不幸的是情便落到这贫苦的朱家了。

“砰砰砰！”急骤的敲门声，砸碎老祖父的除夕祝福，是狠心的财主在这年尽岁暮的三十晚上，叫开大门，恶邪邪地说：“这股田地已另外招客，你们明天给我搬家！”

这个晴天霹雳，使全家人心都炸了！这过的什么年？守的什么岁？是财主在昧着良心坑害，张开血口吃人。可是田地房屋是别人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又有什么办法呢？欲争不能，欲罢不能，全家二十多口人都悲愤交集，七味俱偿，男的默默一堆，长吁短叹；女

原
书
缺
页

了上学的机会。

一八九二年，朱委员长六岁时开始读书。丁家花园的地主私塾，老师是个秀才，朱家想从秀才入学，讨个吉利，便亲送代珍去那儿入学。可是，那儿的学费收得很多，加上那儿的少爷们经常仗势欺人，侮辱来入学的农家子弟，他们甚至把名字写作“猪代珍”，所以没有读^了一年，便移到药舖裡的私塾（今为药舖裡学校）来读了。

这种读书，小学生都是走读。药舖裡私塾是在琅琊山的半山腰，李家湾到那儿是要走过一道渠沟，再爬上一段陡坡的。朱代珍去去来来，一天就走好几趟，吹风落雨，爬坡登山，都是他一人步行。热天的琅琊山里，总有不少的毒蛇，他随时都有被袭击的危险。一到冬天，雪风卷着雪花，扑打在脸上象刀子在刮，气都透不过来，何况还象走在冰块上一样溜滑。在这样一个经济贫困，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读书，并没压倒勇敢的朱代珍，反而把他锻炼得更坚强更无畏了。他热爱学习，成绩优良，从不逃学；就是放学后，还要帮助母亲做些杂活；到了晚上，常常是夜深了，家里的人已经入睡，他还在桐油灯下复习功课，每每都是母亲陪着他在身边纺纱或做些针线活，或为孩子们补钉着粗布衣服。

团结帮助同学，是朱代珍读书的一大特点。同学们一有事，都喜欢找他商量。有一回，同学们听说丁家花园的牡丹花开了，还有海棠花、荷花、喇叭花都含苞待放，水池里的金鱼五颜六色，假山石又千姿百态，好看极了，大家都想去玩一玩。可是大家也知道：那是财主

少爷们读书的地方，人们称他叫“太子院”，穷人是不准进去的。农家的儿童不愿输那口气，硬想进去看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商量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进去的好法儿。终于有个同学提议说：“嘿，我们找朱代珍去，他在那儿读过书，他会打个好主意出来。”一羣同学闹闹嚷嚷的找到教室里来了。发奋的朱代珍正在那儿写大字，大家一窝蜂的跑拢来，说的在说，拉的在拉，七嘴八舌，纷纷乱乱，谁也没说清楚要干什么事。代珍只得打断吵嚷，问个究竟。他说：“你们讲清楚嘛，到底要做件啥事情？”结果还是那个提议的同学说：“朱代珍，你心最灵巧，主意也多，想个办法让。我们大家都到太子院去玩一玩。我们穷人偏要出这口气，非进去耍一耍不可！”

他睁着大眼睛，笑了，便一面收拾起文具字本，又一面问大家：“你们胆子大，还是胆子小？”

大家没有料到他要问这么一句话，一时还回不上话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容易才回道：“胆子大！”“只要有你一道去，我们胆子都大了。”

接着，他们围着桌子商量起来，朱代珍提出用“调虎离山”之计，准能闯进丁家花园，为穷人们出口气。

于是，他把十多个同学分成两批：第一批从左边的大门先上去，第二批绕走一段山路，爬上一层石梯，便到了花园围墙边的后门——这一批后上去。中午放学以后，两路人马都朝着“太子院”出发了。

五月间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得大地一片金光灿烂，琳瑯山上一串

一串的七里香白色刺花开满枝条，挂满山坡，而茂林深处终年难见太阳的水草，却发出阵阵霉味。最活跃的要算那些小松鼠，睁着大眼睛，翘起大尾巴，在松树枝上窜来牵去，但当他们一发现了人，就紧紧地贴在树身上，一动也不动。——第二批的小朋友就是穿过这样的山路，攀着葛藤，踏着水草前进的。在小道上行走的第一批，有五六个小朋友，嘴上打着口哨，嘻嘻笑着，大摇大摆，领头的就是朱代珍。他是那么冷静、沉着，没有一点慌张的样子，他心里却在暗暗盘算：怎样去与丁管家说哩？第二批能够按时到达后门口吗？他又随手拆来一根树枝，准备用来打狗。

第一批来到花园大门口，“太子院”的大人细娃都惊动得跑来堵住大门，人又歪，狗又恶，不准他们进去。朱代珍等小朋友提出许多问题，如象花不拿来看，又拿来做什么？你们天天都看得，为啥我们今天就看得不得？提问得那有点口吃的花园管家瞪眼瞪足，半天回不上一句话。

第二批小朋友赶到花园后门口了，听到大门前正闹得起劲，一个最大的孩子便顶起冠冠，翻越石围墙，跳进园里，开了后门，一涌而进。

“太子院”的人做梦也没料到他们是分两路来的，看见花园里已经进去了人，赶快又回头去锁，这样第一批人又闯了进去，把那个丁管家直急得吹胡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他们第二次闯进“太子院”时，正碰上马鞍场的集场日子，

里仅有一个左腿因病残废而跛了的少爷，他们便率性把这位少爷
放在一架木椅上，吊上挑梁，而讽刺的大叫起来：“你们看，‘拜太
子’今天座朝了！”

（接下页）

60

反抗的种子

一八九五年，朱代珍随着伯父移居大弯后，不久，也就离开了药铺和私塾，而真正造成他藐视地主阶级，反抗不合理的旧社会，决心变革现实，要为穷人出口气，还是他就学于席聘三先生私塾的年代。

朱代珍进入少年时代，十岁左右到席先生私塾读书，取了个学名：“玉阶”。

席先生的私塾设在席家大湾去席家湾私塾约有五华里，中间还要穿过马鞍场。席聘三先生是个乡村知识分子，那时已年过六旬，设馆近四十年了。席先生久考不入，穷困潦倒，对当时的现实深表不满，他经常把一些历代的农民造反的故事讲给学生和乡亲们听，文字好，口才好，很有一番抱负，却不如愿。十九世纪初，在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仪（仪陇）起义的一支白莲教，以宗教为掩护，杀官吏，斗豪绅，帮穷人，举行起义。席先生对这个造反精神很有好评。特别是清朝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在距马鞍场仅有二十华里的仪陇县马鞍场天台山起义的白莲教，影响了附近的许多场堡，就是距此六十里的立山场也响应起来，立山场的碑文对此都有记载，何况近在咫尺的马鞍场！这次起义，传说是因军机失密，与南部县等地的起义没有统一到举旗日期，因而受清王朝保宁府（今阆中县）守镇的各个击破，致使尚未造成燎原之势，就被血淋淋地镇压下去了。席先生每想起这次起义，总是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尤如目睹，好象他就是起义者中的一员。（按时间推算，席先生那时当有三十岁左右了，也许他就是其中的一员。）还有太平天国革命，以及义和团运动，日、俄、法、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都成为他们师生间经常的谈论内容。

一九〇〇年前后，马鞍场常遭大旱。特别是有一年春夏之交，连续

七八十天没有见到一滴雨水，春收无收，夏粮无种，穷人们便成群结队到财主家去“吃大户”。马教场一位姓潘的贫民，邀集左邻右舍去“吃大户”，不仅惨遭一顿棍棒，还被诬为“抢劫”，送进了牢房。而财主家呢？却是另一番景象。

那个独霸一方，向朱家夺佃的丁氏家族，便乘人之危，大搞掠夺，营造地主庄园。一所丁家大院，从一八九八年开始动工，直到一九一六年才“华居落成”，前后花了十九年时间，修造起前有月台，后有花厅，左右三个院落，共一百多个房间，都是天楼地楼，雕梁画栋，石门石刻，鸟语花香。一些被派工的佃户，父亲劳累死去，儿子还得顶着干活，成了世袭的劳工。这座远近闻名的丁家大院，距朱家大湾仅有五华里。

如此的历史篇章和当时的国势民情，远远近近件件般般，都浸饱了劳动人民的血汗，都看在他门生眼里，听在他们师生耳里，心底播下了许多反抗封建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种子啊。这些反抗的种子，在年青的朱玉阶思想上开始生根萌芽了。

朱德委员长在席先生处读书直到一九〇五年，中间虽有些短暂的游学日月，但基本上是就学于席的。席先生的饱学经纶，为人直爽，并富有对劳动者的同情品德，深受朱德委员长的尊敬，朱委员长在一九六〇年返乡视察时，都还亲自到席家，瞻仰私塾遗迹和抚慰席先生的后代。而朱德委员长当时的见识过人，勇敢无畏，学而不倦，热爱劳动的精神，又很受席先生的赏识。传说，有一次师生们路过一棵梨树下，席先生见果实累累，突有所感，便随口出了一个对联要学生们对答。席先生说的上联是：“路边梨不摘”，朱委员长当时对道：“月中桂常攀”。席先生立即高兴极了，夸奖他对得敏捷，工稳，而且最后他说：“有志者事竟成”。

也就在这十年中，朱家由于田地少，人口多，为了谋取生活，虽然以农为本，全家还都走上了小手工业的行列。首先是父亲学会推粉，接着伯父学会养蚕和土法取丝，三叔学会煮酒，么叔也学会了织布和篾工活路。从此，全家的生活比十年前有所改变，但仍然没有剩米余钱，全家人更加自立更生，发奋图强。就如妇女们每年不仅要出槽肥猪，而且得将农业收入的棉花，纺成线，织成布，做成衣，大的穿了，补后小的又接着穿。

朱德委员长那时也是一放学回家，不是下地干活，就是放牛割草，或帮家里经管付业生产。这样一来，学校生活使他紧紧地和国家大事，社会进步，书本知识联在一起；而家庭生活又使他和劳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水乳相容。由此，他那朴素的阶级感情，鲜明的爱憎观念，勇敢的除暴精神，高尚的做人品德，就逐渐成长起来。

淘 井

马鞍是个山区，从来水就是这儿珍贵的东西，要是遇到干旱，就没有一个人不为水而奔忙。马鞍场一九〇〇年的干旱，正是谷子吐穗扬花的时候，眼见庄稼就无收成了。朱德委员长当时一天到晚也跟着大人跑来跑去，四处找水灌苗，找水煮饭。人们多么盼望这儿竟然出现一个大水库啊！

有一天中午，他背着背斗去割草，说来那么遇巧，就在他家不远的一个田坡上，发现了绿油油的野草，比长期灌溉的禾苗还长得茂盛些。他心里喜欢极了：这下给大水牛找到了一顿好草了！于是，他拿着镰刀就割起来。割呀，割呀！越割他越奇怪起来，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好的草呢？它怎么没有受旱呢？

“海呀，怎么土巴是这么湿呢？”他突然叫起来

他包起一托土巴又包起一托土巴，下面土巴都是那么湿漉漉的。奇

但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下面一定有一股泉水，附近人们的吃水有希望了，也许附近庄稼也有灌溉了……。他越想越高兴，连草也顾不上再割了，午饭也顾不上吃，马上找来最^快，锄头和扁担等工具，又邀约了几个小伙伴，大家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淌着不断线的汗珠，笑着，说着，淘起土井来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锄一锄的土被挖起来，一铲一铲的泥被担走了大家干得多起劲，大家的心里蕴藏着一股强烈的希望：泉水，泉水！太阳偏西了，可是不见水在何处。太阳躲下了琅琊山头，溜团大的一个土坑也出现了，仍不见水在何处。小伙伴们着急了，有的简直灰心丧气了。一个胖胖的小伙伴就说：“玉阶，算我们搞了个空明堂了，这哪里有一点儿水？”

这时他也不能^{懈怠}，在坑边东望望西叮叮，一双大眼睛只望着湿润的土巴出神。他那肉亮亮的眸子是那么有力，是那么坚定，他抬起头来，向远方凝视，二十秒，五十秒，一分钟过去了，都没有说话。小伙伴们望着他那不^寻常的神态，谁都习惯的想着了：他一定会想出一个好主意！接着，他弯下身来，急骤地把这边的泥巴抓一把捏一捏；又把那边的泥巴抓一把捏一捏……。“这样吧！”他斩钉截铁似的说：“我们先朝这最湿最湿的地方挖，恐怕水就会从那里流出来的，现在还看不见的原因，想是被泥巴塞住了出口”。小伙伴听了他的话，心里又活动起来，谁也没有怀疑他断定的^{理由}。工地上恢复了活^力，又是一片热气腾腾。他那两条又粗又有力的手臂，上下飞舞，汗水直流，简直在和时间赛跑。“叭叭”一声响亮，一大块土巴垮落下来，小伙伴们惊异的望着那不足十公分宽的地方，慢慢地，慢慢地……一股泉水终于在他估计的地方流淌出来。“有泉水了！”。这个山区的好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的快速，飞向田间，飞向院子，一口气儿，土井边已围满了大人细娃，人们望着流淌的泉水，心里都乐^{滋滋}的，甜蜜蜜的，大人都在赞扬聪明能干的玉阶。直到现在，这眼井依然存在。这个打井的故事，还鼓舞着

马骏人民的抗旱斗争。每当人们吃喝这泉水时，每当人们用这股泉水抗旱时，总是这样说：“这是朱总司令淘的井，我们吃水可不要忘了淘井人。”而今大家给这眼井取了个名字，叫做“琳琅井”。

多 了 一 张 桌 子

朱德委员长小的时候，很喜欢帮助同学，对待农家的小伙伴就像对待自己亲兄弟一样亲。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还没有进教室的时候，他就组织大家相互教认，相互诵读，有时老师也就叫他当小先生，教更小一点的同学识字写字。同学们没有了纸墨，他就把自己的送过去给别人用。有一回，有个同学背书背不出来，受了先生的责罚，这个同学哭了。他更细心教他，劝他不要哭。他说哭是没有出息的，再哭也不会把书背出来”。这个同学当真不哭了，并很快就把这段书读熟了。先生夸奖他，说他：“海人不倦。”现在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同学，一回忆起这些往事，大家都赞不绝口。他的一位堂叔世六说：“他又千烦又聪明，从小就喜欢帮过忙”。“最使我难忘的是这一件事”一个老年人对作者说，“有一回先生进教室里来，发现空了一张桌子，那张桌子洗得发光，安放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老师看见这张空桌子，终于发问了“是谁还没有到学堂 那里是坐的那一个？”同学们和老师都东张西望，谁知数来数去，一个人也不少，就是多了一张桌子。老师奇怪了，问大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在学堂的后墙边，有一张又脏又烂的桌子，已经放置许久了。这天下午，朱玉阶决心把它“医治”好。于是他从家里带来了斧头，铁钉和木料，挥动他的小手，就在教室后乒乒乒乓的干起来，弄得汗流浹背，整整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终于把断掉的一条腿补修好，又钉得扎扎实实，还细细的洗去陈年累月积堆在桌上的泥沙，又用石头磨呀磨呀，把桌面磨得黄灿灿的，一张干干净净的桌子就在教室里出现了。

打 靶

朱德委员长小的时候，很爱劳动，每天放学回来就替家干活，放牛，

扫地、挑水样样都做。有时还担起粪桶到地坎或田坎上去灌小菜。有时又帮母亲起火做饭。或到田间去扯野苕草。但是割牛草的时候是最多的。他割草时，喜欢打草靶子。而且百发百中，他常常和小伙伴们做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使割草的小伙伴割得又多又快。有的孩子打不准，他便细心的教他们，他说：“打草靶子时，要把树棒握得紧紧的，手放得平平的，不需要用很大的劲，使一点巧力，一下把树棒扫过去，就会打中的”。他一边给别人说方法，一边又把自己赢得的草送给别人。他用这种方法，鼓励小伙伴们展劲割草，又锻炼了力气，又锻炼了打靶，大家都很高兴。一放学回家，大家都要去割一背草，所以他经管的一条水牯牛，也比许多人都喂得壮些，肥得圆滚滚的。他割草时，特别不许别人践踏庄稼。有一次，一个小伙伴偷懒，没有割满一背草，便悄悄的把农民的胡豆苗割了，放在背斗底下。这件事被他发现了，硬气得脸红脖子粗，他是个从来不爱哭的孩子，这回却哭了，他不客气的教训了那个小伙伴一顿，硬把那个伙伴说得回心转意，羞愧地哭了一场，还把割了的胡豆苗，还给了这块地的主人。他的堂叔世碧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情况还说：“他从小就懂事，不像有些娃娃一出门就践踏禾苗，他就恨那些，所以全家人都喜欢他”。

紧接下页

新河上的斗争

朱德委员长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好，他的一个叔叔说：“他读书干活都很聪明，就是身体瘦得很”。所以他很注意锻炼身体。

他家屋右侧的草坪上，有两根柏树，长得笔端，又并排在一起，青枝翠绿，十分可爱。他就在这两根树上，捆着一根木棒，练起扛鼎来。每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就在那里翻几个来回，才出坡去放牛。现在那两根柏树长得比桶还粗了，而且一年四季都青葱葱的，人们就把它叫做“双柏树”，成为朱德委员长马鞍旧居的标志。

他也喜欢登山和荡秋千。他家屋后有几座古坟，坟上长着许多刺藤，长时期以来，很少有人去搬弄它。其中有一根藤长得又粗又长，显然象架秋千，他于是利用这个天然的工具，经常在这儿玩秋千。他外婆家的一些亲友也说“他是个打秋迷。每年春节，他总是要到外婆家去的。如果在屋里没有看见他，那你到有秋千的地方去，就一定会找着的”。

他也很喜欢洗凉水澡，可是附近没有大河，也没有一口塘，他便约几个小伙伴到两里外的新河（又名三岔河）去洗澡。他洗凉水澡时，还经常把溪沟里的鱼苗捉起来，放进他家的四方田，每到什么节日，或要招待客人，他又把大一点的鲜鱼捉起来，送进母亲的厨房，为席面增加一点风光。

提起洗澡，他还有个和地主娃娃斗争的故事。

他家种地主的地，住地主的房，地主说：“是吃的他的饭”。所